

我因领命要写一部关于灵芝神奇传说的电视剧，十一月中旬来到华山脚下的华山灵芝研究所体验生活。灵芝这东西，一出《白蛇传》唱得它家喻户晓。便成了起死还生返老还童的神奇尤物。今年八月七日，由联合国组织的锗硒研讨会在我国南昌市举行。会议最近确认锗硒两种稀有元素，对防癌、抗癌、治癌有一定作用。指明了人类战胜癌病的一条道路。而在自然界，有机锗和硒的含量最高载体就是灵芝。从而揭开了灵芝实用价值的面纱。而赤灵芝品种最佳。

据史料载，赤灵芝出在西岳华山一带。华山是旅游胜地，每年几十万人上上下下，没见谁采回来过一株灵芝。去问采药老人，去问华山道士，都说有，又都说是听老一辈说的。他们最后还是说，华山脚下的灵芝研究所所长冯选凹会种灵芝，他那有。冯选凹的灵芝种是从西农引来的，西农是从海外引来的。谁也说不清天下灵芝的祖宗在哪里？

1980年，国家测绘局航测时，发现华山南峰以南有一片原始森林，属无人区。第二年华阴县科委为了填充该地区土壤标本，曾派出三名科技人员到华山背后去过一趟。我们寻见了高级农艺师老王，他说他在海拔2280米的秦岭北麓见到过灵芝。因为当时只能把土样标本带回来，顺手采了两株，后来还弄丢了。

根据人工栽培灵芝的经验，那地方肯定是无人区。无人区内有朽木无杂菌，温度合适而且避风，这才有可能生长灵芝。

“怎么样，下决心走一趟？”老王告诉我们，要去，眼下正合适。山里肯定下了第一场雪。毒蛇都眠了，柴草都落叶了，蔓架都干了。我们想请他带路，老王笑着说，莫说我现在上岁数了，就是十年前，给我一万块我也不去，那地方简直不是人去的地方。无奈，我们请他画了一张草图，

华山发现个灵芝王

(报告文学)

张 敏

第二天上午便出发了。

我是个胆汁很浓的人，平生只爱看稀奇事走危险路。冯选凹更是血气方刚。研究所抽了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，雇了四个常年爬山的挑夫。一行十人，从武装部借了两支枪，挑上棉衣、烧饼、鸡蛋、牛肉、手电、匕首、砍刀、照像机和想着可能能用上的东西进了山。

我想，再难能到哪里去？准备上五次华山的精力总够了吧。从黄峪进山不到十里，人就要贴着峭壁一寸一寸往前移了。往上看，青石连天不见顶，往下看，清潭清青不见底。蹬落一块石头，满山谷都是回音，仿佛人是回声中的一个小小的音符。好在这样的路只走了半个小时就到河谷了。有几处地方有人踩过的痕迹。老王在草图上标明：进山四十里的地方叫王台，有两户人家。想来这一定是那两户人家留下的。人走在没路的路，才知道路的可爱，才知道世界上最难走的路也比没路强多了。而这一段还不能算没路，有几处蔓架分明是用刀砍了一条缝，人侧身勉强可以从荆棘中挤过去。所幸地上有雪，不怕毒蛇和黄蜂了。越走雪越深，踩一脚下去，半尺是雪，一尺是落叶，齐到膝盖处，汗便从脖子往背上流。四个挑夫在前边开路，他们把棉裤脱掉架在脖子上，就看见那赤裸的小腿肚上象有一只青蛙时而缩进去，时而凸出来，小任姑娘是所里的制种员，她在西农进修过，这次进山她有特殊使命。她不笑不唱也不说话。问她时她说，她要

把每一点力量都憋在脚尖上。花高价雇来的四个挑夫，原准备一路上要是走不动，就把衣服脱下来让他们挑上走。可这一时，谁也不愿意再给他们增加重量了。冯选凹是所长，一千人的性命系在他身上，他更是辛苦，喊前边叫后面，所花费的力气又可以爬一趟华山了。没有鸟叫，也听不到虫鸣，除了踩雪的咔嚓声就是如驴拉磨的喘气声。不到六点钟，天就黑严实了。图上说四十里到一个叫王台的地方，大家都说早超过了。四十里不过两万米，都走了不止十万里了。那一家人都十几年了，还能住在这地方？天没黑的时候，片片白雪直刺眼；天一黑，连雪也变成黑的了。走这样的路实在太危险，还是想办法宿营吧。所谓宿营也就是找一块平一点的地方歇下来生火吃饭。大家打手电找了半天，终于找见房子大小的一块石头，还没靠近，小韩姑娘就尖叫一声。随着叫声，在她的手电光柱里大家看见了两个绿森森的眼睛，狼？老虎？还是豹子？赶快拉枪枪推子弹上膛，那家伙却低声吼了一声，原来是狗。有狗就有人家，大家立刻变得兴奋起来。那狗不知道是通人性还是没有见过生人，带路似的慢慢在前边跑，七八个手电筒照着它，走了不到五十米，就来到了两间房子眼前。有房子，房子门前还有一块光溜溜的平地，脚踩在平地上，舒服极了。因为有了人声，房子里便点了灯火。只是没人和我们搭腔。冯选凹拍着门，一声一声叫老乡，就是没人答应。房子里有响动，好

象是个女人，冯选凹立刻叫小任叫门。小任说我们不是坏人，是上山采药的，能不能给我们热点稀饭喝，隔门缝又塞进去拾块钱。又过了一会，门总算开了，原来房子里是姐弟两个，姐姐十九岁弟弟十四岁。问他们家大人，姐姐说到老刘家去了。老刘家在哪？在七道沟。七道沟在哪？翻过岔子口。要走多长时间？多半天。啥时候能回来？四五天。老天，串个门要四五天。问她属哪管？她说当然是中国了。出过山没有？出过，她十三岁那年。一算六年前是1987年。问她交公粮不交，有户口没有？都说不知道。说话的口音不象陕西东府人，倒有点湖北话的味道。我看那张大团结还在地上，拾起来问她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她笑道说：“我又不傻。”再问，她便说：“钱能买盐，还能扯布。”“钱还能干什么？”“我们没有用，人长大了才有用。”她说。

主人对我们有些戒备，关了里面的房门再不出来了。老王说是四十里，当时没问清，原来是四十公里，按方位计算，这里应该是华山东峰的斜对面。出得门去，但见远山如墨近山如梦，万籁俱寂一片苍茫。

第二天天亮，我们爬起来告别主人时，却怎么也推不动门。出门一看，房子后边的山石凹里，姐弟俩裹着一大张山羊皮相偎着睡着了。两把粗糙的砍刀丢在一边。想来那房子还有一道后门。

又走了一天。

第三天下午，在能看见秦岭山尖不足十里的地方，我们发现了灵芝！我们已经累得没劲激动了。在华山灵芝研究所的灵芝栽培室里，每天为芝棒喷三次糖通十二次风，象抚弄婴儿似的细心，两年长成的成品灵芝，最大的个体重量也超不过十五克。像香烟盒那么大，竟在北京和墨西哥得了两块金牌。在海拔2280米，宽不过二百米，长不到一公里的灵芝窝里，我们在一段枯木的下部竟采到一株8.1公斤重的灵芝王！有多大？反正四个脸盆装不下，

相当于半张席梦思床。想知道模样吗？请注意看西安电视台的新闻报导吧。

五天四夜，旅游鞋用劲一踩，便冒出血水的代价，为天下灵芝出华山找到了钢一样的证据。共采了三十二公斤。值多少钱？不知道。确实不知道。



称“鼓上蚤”的飞贼刘宝民，此人一年四季

都穿一双白色网球鞋，几次行窃得手，皆凭一双网球鞋跑得贼快，硬是从警察手里溜掉。一次，刘宝民从兴平乘西安至宝鸡305次列车到蔡家坡，在车上缙窃宝鸡市钢管厂职工王某现金4100元，后经列车乘警根据列车员、旅客、失主提供的“穿白球鞋”的线索，在蔡家坡、武功、眉县、兴平调查，找到刘宝民家，并获取了一张刘宝民的像片，后经失主确认，刘宝民就是案犯。这一次，刘宝民在191次车上，缙得一张郑州至宝鸡的车票，没想到一下车，就被守候在此的曹小四发现。“鼓上蚤”刘宝民就这样落入了法网。

三门峡市湖滨区焦口乡马家店赵家饭馆，发现了一个脸上留有血迹的人，不容分说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就给他戴上了铐子。

在证据面前，案犯臧建新不得不交待了作案经过：“我也知道跳车危险，摔不死也得碰个头破血流。可是，当我听到失主喊叫时，心里又

逃到哪里去了？

乘警追赶途中，灵机一动，咔嚓一声将子弹推上枪膛，对着一侧深沟的草丛大吼一声：“快出来，我已经发现你了！”

刚落声，草丛晃动几下，从里边钻出颤颤兢兢的陈国占：“我出来……别……别开枪。”

回到车上，对陈国占搜身，却没有发现赃物。

“贼没赃，硬如钢。”罪犯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

赃物在哪里？乘警周金胜中

去：郑州至宝鸡。

“为什么在武功下车？”

“在武功办点事。”

“你的行李呢？”

“没带”。

长途旅行不可能不

带行李，最起码也得把自己用的牙具和毛巾带上，执勤的继尔问道：

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穿网球鞋的小伙将身份证递了过去。

“你叫李建中？”

“嗯”。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嗯……”穿白网球鞋的小伙支支吾吾。

“刘宝民！”执勤人员猛可叫了一声。

“到！”穿白色网球鞋的刘宝民一怔，继尔拔腿欲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执勤人员上前一个箭步，右胳膊紧搂住刘宝民的脖子，左手从内腰带上取下铐子，戴了上去。

穿灰色夹克的执勤人何许人也，正是宝鸡铁路乘警队刑警分队长曹小四，他这次擒获的，正是号

车匪窃贼众生相

□文／刘三余 刘卫国 □摄影／田 文

急又怕，心一横就跳了。如今我是偷鸡不成蚀了米，倒落个伤残，我真笨呀。”

B 赃款哪里去了？

1992年9月3日20时10分。成都至西安442次运行新兴场至德阳车站区间，盗贼陈国占趁人不备，在2号硬座车厢偷下一公文包后，便急急来到厕所“洗赃”，不料被失主和车厢里的联防队员发现，将厕所门撞得山响。厕所门打开了，陈国占拔出匕首，凶相毕露。失主张义勤和旅客联防队员见状，火速向乘警报案。

“就是他！”张义勤指着2号车厢运行方向左侧车门玻璃外悬在空中的扒车人，对赶来的乘警周金胜和曾杰说。

列车长党建民，拉下紧急制动阀。

列车未停稳，两名乘警就跳下了车。

茫茫黑夜，山高月小，罪犯

指轻轻扣击太阳穴：一般案犯作案后到厕所，都是将赃款装在身上，将包弃于粪池或车外，可拣回的包却没有现金，他会把赃款藏到什么地方去呢？

周金胜再次来到2号车厢厕所，仔细查看着厕所内的情况，猛一抬头：有了！

找来一张凳子，卸开松动的螺丝，周金胜发现了天花板上散落的650元现金。

在证据面前，陈国占耷拉下脑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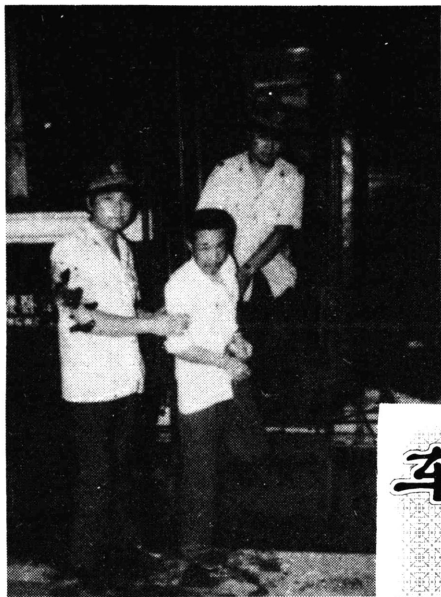
C “鼓上蚤”刘宝民

1992年3月19日，天刚放亮。武功车站191次上下车旅客熙熙攘攘，一个足蹬白色网球鞋的小伙子混杂其中。

来到检票口，一位穿灰色夹克的执勤人员拦住了他：“你的车票？”

“有。”穿白色网球鞋的旅客从口袋摸出一张车票递了过

人
世
间
专
栏
本
版
编
辑
周
矢



A 笨贼臧新建

人分三六九，贼有高低手。臧新建这个贼也笨到家了，竟以自个儿的生命作本钱，偷窃他人财物。

事情得从头说起。

1992年6月13日凌晨4时，宝鸡至连云港292次列车正以每小时70公里的高速急驶。列车运行洛阳至三门峡区间时，2号卧铺车厢内突然喧嚷起来：18号中铺旅客苏祥松的密码箱（内装20万元的有效支票和3300元现金）不翼而飞；3号车厢14号下铺旅客王某的旅行包被人盗走！正说话间，只见一个黑影倏地从洗脸间的窗口跳下！

跳车人当属窃贼无疑。

车到三门峡西站，乘警罗斌和失主下车，向车站公安所通报了案情，尔后同去张茅至焦口区间缉捕“跳车人”。

汽车疾驶40分钟后。罗斌在

